

回首大决战

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其他新作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Kurt Vonnegut

虞建华 译

回首大决战

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其他新作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Kurt Vonnegut

虞建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7145 号

Kurt Vonnegut

ARMAGEDDON IN RETROSPECT

Copyright © 2008 by The Kurt Vonnegut, Jr.

Introduction © 2008 by Mark Vonnegut

Frontispiece and images © 2008 by Kurt Vonnegut & Origami Express LLC(www.vonnegut.co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 P. 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大决战: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其他新作/(美)
冯内古特著;虞建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8848-5

I. ①回… II. ①冯… ②虞… III. 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9802 号

特约策划:尹晓冬 姚云青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6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48-5

定 价 33.00 元

目录

前言 我爸他想成为著名悲观主义者 马克·冯内古特	1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美国陆军一等小兵	
库尔特·冯内古特致家人的信	11
最后的演讲稿——	
库尔特·冯内古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克罗斯会堂的演讲	14
满城哀号	34
世界末日	48
先大棒后黄油	72
生日快乐，一九五一	92
想开点	102
独角兽陷阱	114
无名战士	136
战利品	142
就咱俩，山姆	152
司令的办公桌	178
回首大决战	204
译后记	231

前言 | 我爸他想成为著名悲观主义者

马克·冯内古特

当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的时候，我最信任自己的作品，别人似乎也最信任我的作品，因为我就是个印第安纳波利斯人。

我们还不如互相往脸上扔奶油蛋糕。

——库尔特关于反战运动对
越战进程实际影响的评语

写作对我父亲而言是一种精神体操，是他唯一真正信仰的事业。他希望事情走上正道，但从未想过他的作品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会有多少作用。他的榜样是先知约拿、林肯、麦尔维尔和马克·吐温。

他写好后改了又改，然后再改，看着写好的东西口中念念有词，一遍又一遍，一前一后晃着头，做着手势，变化着音调和节奏。接着他停顿下来，若有所思地将刚刚写

好的打字纸从打字机上猛然撕下，揉成一团扔掉，重新开始。看上去像大人消磨时间的古怪方式，但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并不明白太多的事理。

他在语言方面有特别的天赋。年过八旬仍然能够做《纽约时报》上的拼词游戏，用笔快速填写，从不问别人。一旦我告诉他拉丁文的动词出现在最后，从未学过拉丁文的他，就能边看边翻译我的拉丁文作业。他的长篇小说、演讲、短篇小说，甚至书封上的评语都经过仔细推敲。如果有谁以为库尔特写幽默作品或散文轻而易举、一挥而就，那么他肯定没有尝试过创作。

他最喜欢的幽默段子之一，是一则关于一个走私独轮车的家伙的故事。很多年来，一名海关边防稽查员每天仔细搜查他的独轮车，一无所获。

最后这位海关稽查员快退休的时候，他问那个家伙：“我们已经是朋友了。这么些年我每天都搜查你的独轮车。你到底是走私什么东西的？”

“我的朋友，我走私独轮车。”

库尔特欣赏自己的幽默，常常俯下身子蜷成两半，狂笑不止，脸埋在大腿中朝上看。如果突然引起一阵咳嗽，情况会有点怕人。

有一次我抱怨稿酬太低，一篇写了一个星期的文章只

拿到五十美元，他对我说应该把另一笔数目计算在内：如果我刊登一则两页的广告宣布我能写作，得花费多少钱。

在库尔特看来，任何写作或有写作意图的人都是特殊的。他愿意提供帮助。不止一次，我听到他慢慢地、耐心地对设法与他通上电话的喝醉酒的人讲解，如何使一则故事或一段幽默——那辆独轮车——产生效果。

“那人是谁？”

“我不知道。”

一旦库尔特开始写作，他就登上了探索的历程。他知道（因为以前曾发生过），只要他不停地迈步朝前走，他就有可能撞上好东西，然后就可以不断加工，使之成为自己的作品。但是库尔特也常常缺乏足够的自信。他担心自己江郎才尽，想出的好构思可能是最后一个，以前获得的成功可能会枯萎、消逝。

他担心两腿太细，不是打网球的好手。

他很难让自己变得高兴，但写出好东西时又很难掩饰心中的喜悦。

因“思绪堵塞”无法创作的那几个月，有时候甚至整整一年，是他人生中最苦恼的日子。为了疏通思绪，他什么都愿意做，但对心理医疗十分紧张，疑虑重重。在我二十出头到二十中段时，他不经意间曾流露出担心，害怕治疗会使

他变得正常，见怪不怪，因为那将是他创作的终结。我试图让他放心，对他说心理医生远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如果你不能写得清楚明了，多半你的思绪依然混乱，远不是自己感觉的那样清晰，”他对我说。如果你觉得有些东西他写得散乱而欠紧凑，也许你是对的，但为了保险起见，请再读一遍。

一个大萧条年月中在印第安纳长大的孩子，决心要当个作家，当著名作家，而事情的结果正是如此。有多大的概率？他把很多意大利面条朝墙上甩去，因此才养成非常敏锐的意识，知道有哪些能够粘在墙上。

我十六岁那年，他未能在科德角社区大学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差使。我母亲说她到书店用假名订购他的书，这样书店里至少还会进他的书，也许其他人会来购买。五年以后他出版了《五号屠场》，得到百万美元多本书的出版合同。一下子很难适应命运的突然变化。现在回首往事，大多数人会以为库尔特成为一名成功的，甚至著名的作家，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果很有可能不会出现。

他常说，他当作家是因为自己别无所长。他成不了一名好雇员。在五十年代中期，他曾一度短暂地被《体育画报》雇用过。他到杂志社报到，接到任务写一篇短文，报道一匹赛马越过围栏试图逃跑的新闻。库尔特一整个上午

瞪着那张白纸，用打字机写道：“那匹赛马越过了他妈的栏杆，”然后走出办公室，又成了自由职业者。

我从未遇到过比他对食物更无兴趣的人，部分要归结于他不断抽烟的习惯。他曾抱怨活得太久。我对他说，上帝一定感到好奇，想知道一个人类到底能抽掉多少支烟，而且他难免想知道，接下来从库尔特嘴里冒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你没法把他当真：他说该写的他都已写完，现已无话要说，但他从四十多岁就开始说自己已无甚可写，而年到八十好几仍然有令人惊奇的好作品问世。

他最激进、最大胆的想法是：努力工作、努力思考、努力读书和努力写作也许是有道理的。

他是个作家，相信创作过程的魔力——既能作用于他本人，也能作用于读者。读者的时间和关注对他而言是神圣的。他与读者心心相印，因为他意识到内容并不是小说的全部。库尔特过去曾经，现在仍然像一味诱毒毒品，^①或是一柄适履鞋拔。一旦读者上钩入瘾，勉力跨过门槛，其他作家也就变得容易接近了。

“还有人在中学毕业后读我的作品吗？”



^① gateway drug，特指给初尝试者使用的低度毒品，一般相对无害，也不会使人上瘾，但常会诱使人去试更重度的毒品。

他教人如何叙述故事，教读者如何阅读。他的作品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会有这样的功能。他过去曾，现在仍然抱有颠覆传统的观念，但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反叛。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离怪诞疯狂定义的最远的一个。不吸毒。不飙车。

他总是希望站在天使一边。直到战争真正打响的那一刻，他都一直不相信伊拉克战争真的会爆发。这件事让他心碎，不是因为他对伊拉克情有独钟，而是因为他热爱美国，相信造就了林肯和马克·吐温的国家和人民，会找到正确的方法。他相信，就像他的拓居先民一样，美国应该可以成为一盏明灯，一个人间乐园。

他无法不思考当前的问题：我们花那么多的钱，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炸毁建筑，杀害人民，让全世界的人对我们产生憎恨和恐惧，而这些钱用于公共教育和图书馆才更加值得。不难想象历史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也许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阅读和写作本身是颠覆行为。它们所颠覆的是这样的观念：存在的必定是合理的；你是孤家寡人；没人与你同样的感受。读库尔特的作品时，读者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可变更。就因为他们读了一本要命的书，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个略略不同的场所。真是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库尔特患有忧郁症，但如同很多众所周知的事情一样，人们仍可以找到充分理由来对此表示怀疑。他不想活得高高兴兴，他说过很多让人气馁的话，但说实在话，我认为他从来没有沮丧过。

他就像一个生性外向的人却喜欢自己性格内向，一个善于交往的人偏要成为孤独者，一个幸运的人宁可自己命运不济。一个乐观主义者摆出了悲观主义的姿势，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直到伊拉克战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真的变得情绪忧郁。

家中出现了超现实的怪异事故：他服用了过量的药片，结果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但并没有什么危险。不到一天时间里，他就在活动室里上蹿下跳，与人打乒乓，交朋友。看上去就好像他在模仿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又不很逼真。

医院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告诉我：“你爸爸有忧郁症。我们要给他服用抗抑郁剂。”

“好的，但是他看上去没有忧郁病人通常的症状。他未显行动迟缓，也没有悲伤的样子，而且理解力仍然很强。”

“他曾经企图自杀，这是事实，”精神病医生说。

“是的，可以这么说。”他服用的所有药物都没有到有有毒的量。就算是泰诺，他也只服用了属于治疗范围的量。

“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让他服用抗抑郁剂？我们必须采

取某些措施。”

“我只想让你知道，他看上去不像患有忧郁症。很难说清楚库尔特到底处于何种状况。但我也没说他没问题。”

我的追棒者与库尔特的有所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我的粉丝们知道自己患有精神疾病。^①

用个打棒球的比喻：库尔特投掷比接球好。他经常会写一些、说一些关于家人的不太友好且带挑衅性的话。我们渐渐习以为常。库尔特就是这个样子。但当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心想当著名悲观主义者的库尔特，想必十分羡慕林肯和马克·吐温的孩子的早逝，看到这话他气得发抖。

“我只不过想吸引读者，除了你谁也不会真把我说的当回事。”

“我知道幽默是怎么回事。”

“我也知道。”

咔哒，又一声咔哒，我们挂断了电话。

“如果我要死，但愿这事不会发生。”

每隔几年他就写信给我，告诉我如果他死了，有哪些

^① 此前言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儿子马克·冯内古特，曾有过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的历史。

事情要我做。除了最后一次外，每次写出信后他又打来电话，告诉我那封信不是自杀通知书，让我放心。在他寄给我最后一封“要是我死了”信件的前一天，他写完了将要在印第安纳“库尔特·冯内古特年”启动仪式上做的演讲发言稿。两个星期后他摔了一跤，伤了头，不可逆转地把命根子折断了。

他们让我替他做这次发言，我不得不比其他大多数时候更仔细地研读他最后的讲演稿。我不禁暗自惊诧：“有些话纯属胡言，他到底是怎么蒙混过关的？”是他的读者和听众包容了他。我很快意识到，听我读这篇发言的是彻底爱上我父亲、愿意跟随他到任何地方的全会堂、全世界的听众。

“（我）像百分之五十的异性恋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那样恪守禁欲主义”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讨厌的家伙的定义（是）：一个在屁股上装一副假牙啃咬出租车后座垫子的人。”“‘嗅客’是一个好闻女孩自行车坐垫气味的人。”^①哦哟，我亲爱的老爸出格到什么地方了？然后他又会谈及一些切中要害，勇敢而真实的东西，你们将信将疑，因为他刚刚讲过禁欲主义、变态佬和嗅客。

“我说什么也不会去当医生。那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职业。”

^① 引文前两句出现在“库尔特·冯内古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克罗斯会堂的演讲”中。关于“嗅客”的这句话在发表的讲演稿中并未出现。

我们最后的一次交谈：

“你多大年纪了，马克？”

“我五十九，老爸。”

“已经老了。”

“是老了，老爸。”

我非常真诚地爱他。

选集中的这些作品大多没有标上创作日期，此前全部都没有发表过，但自成一体，非常合拍，不需要我做任何评述。即使你对其中某篇不感兴趣，你也可以欣赏它的结构、语言节奏和遣词造句。如果你从库尔特那里未能学到阅读和写作的技能，也许你应该选择干点别的事情。

他在最后的演讲稿中写下的最后的话，也是他合适的告别词。

感谢你们的捧场，我该走了。

马克·冯内古特

二〇〇七年九月一日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美国陆军一等 小兵库尔特·冯内古特致家人的信

发自：

一等兵小库尔特·冯内古特

美国陆军 编号12102964

寄至：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威廉姆溪城

库尔特·冯内古特

亲爱的家人：

我听说，你们除了被告知我“在军事行动中失踪”外，也许没有得到过任何消息。我在德国给你们写的那些信，你们很可能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状况迫使我做很多解释——但简而言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的军队从卢森堡和比利时发起了最后一次疯狂的攻击，我们的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自那天以后，我就成了战俘。七个坦克师向我们疯狂进攻，切断了我们与霍杰斯第一军团其他部队的联系。两翼的其他美国师相继撤离，我们继续战斗，坚守阵地。刺刀对付坦克没有多大的机会：我们用尽了弹药、粮食和药品，伤亡人数超过了战斗人员——于是我们不再坚持。我听说因为这场战斗，一〇六师获得了总统的表彰，还有蒙哥马利授予的某种英国勋章，如果换回这些荣誉就

值了，那才见鬼呢。我是少数没有受伤的士兵之一，谢天谢地。

反正，没有食品和水，也没有休息，“德国超人”携着我们走了大约六十英里的路程到达林堡^①，在那里我们被装上车，锁上门，六十个人挤进一节没有通风设备没有暖气的小车皮。没有任何卫生设施——车厢底覆盖着新鲜的牛粪。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躺下。一半人睡觉时，另一半得站着。我们在林堡铁路岔道上停了好几天，包括圣诞节。圣诞节前夜英国皇家空军向未做标记的我们的列车进行了轰炸和扫射，杀死了我们中大约一百五十个人。圣诞节时我们拿到一点水，慢慢地穿越德国向柏林以南的米尔伯格一个更大的战俘营驶去。在元旦那天，我们从闷罐子车皮中被释放出来。德国人赶着我们走过滚烫的灭虱喷水龙头。过了十天挨冻挨饿、没有水喝的日子后，很多人死于淋浴的冲击。但我没有。

根据日内瓦条约规定，军官和未授军衔的军官成为战俘后可以不当劳工。你们知道，我只是个列兵。一百五十名这样的小喽啰在一月十日被装车运往德累斯顿的劳工营。因为会讲一点德语，我成了他们的头领。很不幸，我们的看守是些丧失理智的虐待狂，有病不给医治，也不给我们衣服，但却要我们长时间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我们的食品供应是每天二百五十克黑面包和一品脱不放佐料的土豆汤。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努力，想方设法改善生活状况，但每每得到的只是不置可否一笑，于是我告诉看守们，等俄国人来了看我怎么对付他们。他们把我揍了一顿。他们不再让我当领头的了。挨揍是微不足道的事：——一个小伙子饿死了，党卫军开枪打死了两个偷食品的。

在二月十四日美国人来了，后面跟着英国皇家空军。他们携

① 林堡，位于比利时列日省部韦德尔河河谷的一座城市。

手努力在二十四小时内杀死了二十五万人，摧毁了整座德累斯顿城——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但他们没有摧毁我。

那以后，我们被派往废墟堆，从防空掩体中把尸体抬出来：妇女，儿童，老人，死于脑震荡的，被火烧死的，窒息的都有。当我们把尸体抬到市区巨大的火葬柴堆时，市民们咒骂我们，向我们扔石块。

当巴顿将军攻下莱比锡后，我们步行撤离到萨克森-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赫利克斯多弗。我们待在那地方直到战争结束。我们的看守们丢下了我们。在那令人愉快的一天，俄罗斯人在我们这个地区全力扫荡零星的亡命抵抗分子。他们的飞机（P—39型）向我们扫射轰炸，杀死了十四个人，但不包括我。

我们中的八个人偷了一辆马车和一组马。八天时间里我们在苏台德和萨克森一路洗劫，活得就像国王一样。俄国人疯狂地喜欢美国人。在德累斯顿，俄国人让我们搭上他们租来的福特牌卡车，一路到达哈雷的美国防线。从那儿又乘飞机到莱哈福。

这封信是我在莱哈福战俘遣返营的一个红十字会写的。我在此地吃得非常好，过得很快活。可以想象，回美国的船一下子挤不下如此众多的人，所以我必须耐心等待。我希望一个月之内可以回到家中。回国后，在阿特伯里训练营我会有二十一天的恢复期，获得大约六百美元的欠薪，还有，也是好东西，六十天的军人休假！

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其他的只能以后再叙。我这里收不到来信，所以不用回复。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爱你们

小库尔特